

我的光榮的兄弟

法斯特著



我的光荣的兄弟

王 明 著



法 斯 特

我的光榮的兄弟

蔡 慧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五 ·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，敘述古代以色列人抵抗外族侵略、爭取國家獨立的故事。距今兩千多年前，希臘人佔據了以色列，對以色列人大施暴虐。以色列人在長老瑪他提亞和他五個兒子的率領下，起來殺死了賣國賊和敵寇，退入深山，與敵人作持久戰。長老的第三個兒子猶他斯，成了人民愛戴的領袖，他發明了游擊戰術，採用機動的作戰方法，一再殲滅在武裝上和人數上佔極大優勢的來犯敵軍。雖然敵人一再瘋狂地反撲，瘋狂地報復，雖然義軍內部出現了妥協分子，因而使事業在中途遭到極大的損害，可是猶他斯和他的兄弟始終在人民的支持下堅持鬥爭，最後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——但也爭取到了國家的獨立。

這是美國進步作家法斯特的一部新作。故事的敘述，戰爭場面的描寫，都具有獨特的風格。它不但衝破了今天瀰漫在美國的反猶太毒霧，更重要的是，它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抗侵略反抗暴政的鬥爭熱情。

Howard Fast

My Glorious Brothers

譯 The Blue Heron Press, New York 1953 年版本譯出

我的光榮的兄弟

法 斯 特 著

蔡 懸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868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7 印張 10 8/9 字數 193,000 字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8300 定價 0.95 元

獻給

猶太人，非猶太人

犧牲在爭取人類自由和尊嚴這一個由來
已久、迄未完成的鬥爭中的一切人們

距基督誕生一百五十多年前，巴勒斯坦有少數猶太農民起來向佔據他們國家的敘利亞——希臘征服者反抗。

他們鬥爭了三十年，這次鬥爭，就反抗和爭取解放這兩點而言，在人類歷史上簡直是無匹的。可以說，這就是近代爭取自由的鬥爭的先聲，它替後來的許多運動樹立了一個榜樣。

這段事蹟至今還被全世界猶太人當作『光明節』而紀念着。我就打算在這裏把這段事蹟重新寫出來，因為我認為，在這困苦艱難的時代裏，是需要並且也值得把古代人們的堅忍不拔的精神回溯一下的。

寫得如有可取之處，我得歸功於出現在這些篇幅中的人們，歸功於那些了不起的古代的人們——由於他們的信仰，由於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對祖國的熱愛，他們創造了那句輝煌的格言——反抗暴政纔是最忠實的遵從上帝的意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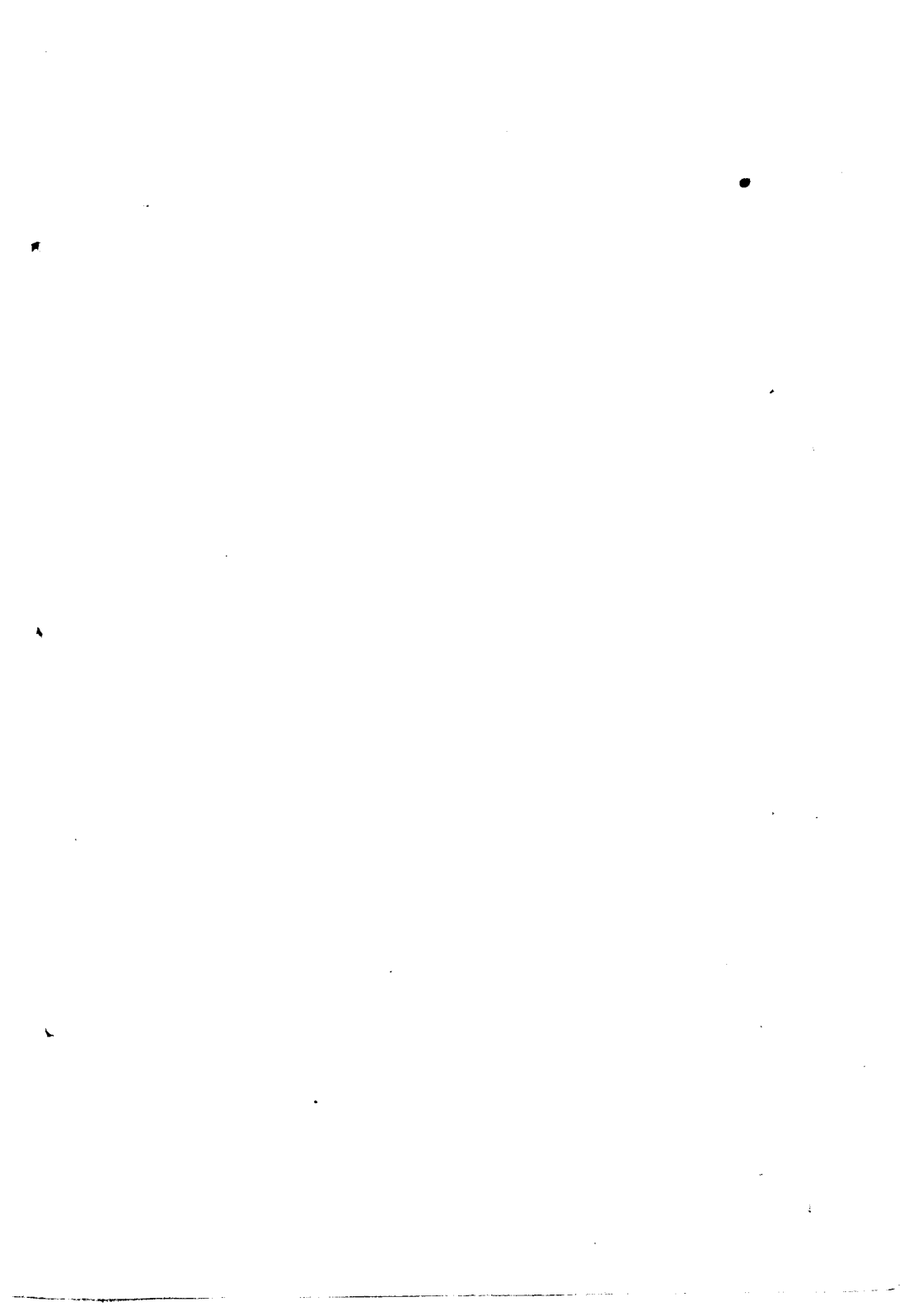
猶太人於公元前二千年來到巴勒斯坦。公元前一千年左右，大衛把巴勒斯坦完全統一，建立猶太王國。過了四五百年，就失去了獨立，先後淪於亞述、迦勒底、波斯和希臘（亞歷山大）之手。公元前三〇一年，亞歷山大的君主國分裂成三個獨立國，大將塞留哥得到了大部分在亞細亞的領土，建立塞留西王國，包括敘利亞、巴勒斯坦等地。統治者是希臘人（馬其頓人），基本領土是敘利亞，所以稱爲敘利亞—希臘征服者。

舊約中有麥卡比書兩篇，也是記述這段事蹟的。不過這兩卷書以及另外的十二篇，被新教徒視爲「偽經」，在一般流行的聖經中都已刪去了。

目次

開場白	我西門在此審案	三
第一部	老人——埃屯	三
第二部	年青人——麥卡比	五
第三部	輝煌的戰士以利亞撒	一〇八
第四部	無與倫比、無可指摘的猶他斯	一六
第五部	使臣倫都勒斯·沙蘭鈕斯的報告書	三三
尾聲	我西門記述一個夢	二七

我的光榮的兄弟



開場白

我西門在此審案

在那最可愛的七月時節●，一天下午，鐘聲響了；我西門，我們光榮的兄弟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個，坐下審案了。那件事我就在本文中要告訴你們，因為審判即是主持正義（至少是有此一說），我還能聽見我父親——那位埃屯●的聲音在說：

『人生以三物爲基礎：表現在法律中的正義，表現在天地間的真理，表現在你心裏的人與人之間的愛。』

可是，那在一般人看來已是很遠的事了，我的父親，那位埃屯老人家，早已去世了，我的光榮的兄弟也都亡故了，當時一目瞭然的如今都極模糊了。因此，如果我現在把以往的事全部都記下來（也就是大致都記下來，因為人的記憶有如疏網而不似獸皮），那祇是爲了讓我自己弄清楚、弄明白而已，要是世界上真有所謂清楚、明白這麼一回事的話。猶他斯●明白，可是猶他斯從未像我現在這樣治理着全國，國內安寧太平，道路四通八達，田地耕種了祇待收穫，孩子們在田野裏遊戲，一片歡笑。猶他斯

從未見過葡萄藤沉甸甸不勝負担，麥子長得像珍珠，小穀倉滿得快脹破了；猶他斯也從未聽到過女人們歡欣喜悅、無憂無慮的歌聲。

猶他斯也從未像我今天這樣，有一個羅馬使臣千里迢迢的趕來，照他的說法——羅馬人什麼時候說真話，什麼時候撒謊，你不妨自己斷定吧，——那祇爲了一個緣故：來跟一個大人物說說話、握握手。

『你們羅馬就沒有大人物嗎？』我以酒食鮮果款待了他，讓他洗了澡、有了歇息的房間，然後就跟他說。

『羅馬有大人物，』他含笑說，那薄薄的、刮得光光的上唇動起來就跟他的其他一切動作一樣從容，『可是沒有麥卡比^①。因此元老院給我一紙文書，命我到麥卡比統治的國家裏去尋訪他……』說到這裏他遲疑了足有五六秒鐘工夫，笑容消失了，那張黑黝黝的臉簡直板起來了。『……並且把我的手，也就是羅馬的手，伸給他，倘若他伸出手來的話。』

『我可不在統治，』我說。『猶太人沒有統治者，沒有帝王。』

① 猶太曆的七月大致相當陽曆三四月之間。

② 「埃屯」是猶太人給予某些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的一個稱號。

③ 西門的弟弟。

④ 這是猶太人的一種崇高的稱號，它的意義和來源在後文中有詳細說明。

「可你是麥卡比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是領導着這班人吧？」

「我給他們審判——目前是這樣。萬一他們必須有個領導，可能是我去領導他們，也可能是別人。那沒什麼關係。他們會跟從前一樣給自己找到一個領袖的。」

「不過據我記得，你們是有過帝王的，」那羅馬人沉思地說。

「確是有過，帝王於我們正如洪水猛獸。不是我們消滅他們，就是他們消滅我們。不管這帝王是猶太人，是希臘人，還是——」

「還是羅馬人，」使者接口說，那淡淡的從容的笑容又出現了。

「還是羅馬人。」

接着是一陣沉默，那羅馬人和我面對面看着，他腦子裏所轉的念頭我可以猜到幾分。終於，他故作鎮靜的說：

「從前迦太基有過一個像這樣說話的人。他真可以說具有——噫——猶太人的一切特色。可是迦太基如今遍地硝鹽，寸草不生了。另外也有過一個希臘人……噫，雅典成了一個奴隸市場，我們在那裏大賣奴隸。再說，你或許還記得吧，三十多年前，安提阿卡斯帶領了他的馬其頓大軍去進攻埃及。這場戰爭可不是我們元老院所樂意的，因此元老院派坡派留斯·拉意那斯帶了一紙文書前

去，不是帶着軍隊，祇是元老院表示不滿的一紙文書。安提阿卡斯要求讓他考慮二十四小時，坡派留斯回答說他祇能通融二十四分鐘。我相信安提阿卡斯在十八分鐘裏也就把主意打定了。」

「我們不是希臘人，也不是埃及人，」我對那羅馬人說。「我們是猶太人。如果你存心來修好，你可以跟我和好攜手。恫嚇的話兒到你打算尋釁的時候再說吧。」

「你真不愧是麥卡比，」那羅馬人點點頭說，露着微笑跟我握手，當天下午，在我給大家審案時，他就坐在一旁，一面聽一面看。

我說過，那時是七月——是七月的上旬，正是鮮花開遍大地的時節，連陸地以外十哩二十哩的地中海上都聞得到花香的時節。岡巒和山坡上，常綠樹抖去了霜雪，遍體流着芳香的油液；杉樹梢上冒出了青翠，纖巧的樺樹跟婚禮上的姑娘一樣舞姿翩翩。蜜蜂飛來採蜜，男男女女齊唱着歡樂的歌，因為全世界（有幾個旅客沒說過這句話？）哪兒也比不上我們的祖國，哪兒都沒有這樣可愛，哪兒都沒有這樣芬芳，哪兒都沒有這樣富庶。

- 這句威脅的話，指的是迦太基被羅馬征服後的荒涼情景。羅馬和它的海上勁敵迦太基作戰了一百二十年（布匿戰爭），終於擊潰了對手，迦太基城破，被夷為平地。（在海邊或內陸湖邊的土地，如果長久荒蕪，鹽分就要上升到地面，程度更深的就成為鹼地，習慣上合稱為鹽鹼地。）

- 公元前一四六年，希臘被羅馬征服，居民被賣為奴隸。

- 安提阿卡斯是敘利亞的一個國王。

我西門，坐在我的公堂上，話傳出去『麥卡比坐堂審案了』。在前來訴訟的人裏，有一個硝皮匠，跟一個纔十四五歲的貝陀因族^①的奴隸。在大堂一邊就坐着那個羅馬人，又黑又矮，精壯結實，兩條裸露的腿上盡是黑毛，寬闊的臉上突出一個很大的鉤鼻子，——他夾在我們這些長手長腳、紅鬚褐鬚的人們中間，顯得是個奇怪而異樣的人物。他跟我們四周的非猶太人一樣，不蓄鬚鬚，臉刮得光光，盤膝而坐，拳頭支着下巴，一邊瞧一邊聽，嘴邊老扭起一絲冷笑，這條羅馬和平秩序的長臂，跟猶太和平秩序的鐵拳接觸了一下，覺得它生硬而野蠻，暗地裏也許在想：羅馬大軍幾時來試它一下，叫它軟化？……我可扯得太遠了。我是在說，來了一個貝陀因族的孩子，他的主人是個羊皮硝皮匠。跟一般硝皮匠一樣，他的主人也是個硬心腸的傢伙，渾身是梅樹汁的斑痕^②，眼睛裏含着懷有偏見的人的那種冷酷的神色。

他對我說：『你好啊^③，西門，你說，一個背棄主人逃走的野小子該怎麼處置？』

我看了那羅馬人一眼，我猛然醒悟：我是一個猶太人，這硝皮匠也是個猶太人，但我西門是衆人的麥卡比、國家的領袖，而這硝皮匠不過是個老百姓，世界上祇有猶太人纔能了解爲什麼他這個樣兒跟我說話。

『他爲什麼逃走？』我一邊問，一邊看着那個褐色的孩子，他像一隻小羚羊^④那樣柔媚可愛，黑黑的，挺端正，完全是貝陀因人的模樣，亂蓬蓬的一頭黑髮，光光的面皮，沒有鬚鬚，也沒有讓刀刮過。

『已經五次了，』硝皮匠說。『兩次是我親自抓回來的。兩次是給商隊捉到了，我用現金贖回來

的，這回我的兒子在沙漠裏找到了他，已經半死半活啦。本來他還要做兩年奴隸，如今花了我這麼多錢，就得再做九年了。」

「這完全公平合理，」我說。「你來找我幹什麼呢？」

「我要在他身上打火印，西門。」

那羅馬人在微笑了，孩子可嚇得直發抖。我叫他走上前來，他跪在地下。「起來！」硝皮匠粗暴地說。「因為是麥卡比所以就向他下跪，這是我教給你的嗎？一定要跪，你就對上帝跪！」

「你爲什麼逃走？」我問那孩子。

「要回家，」孩子抽抽噎噎地說。

「可他的家在哪兒啦？」那硝皮匠問。「他十歲的那年，我就把他從一個埃及人手裏買來了。貝陀因人也有家嗎？他們像野荳^①似的，今天滾到東，明天飄到西。我教他學個行業，讓他準備做個自由人，他偏偏不要，情願去睡臭羊皮篷帳！」

① 在沙漠中漂泊遷居的一種阿拉伯人。

② 梅樹的樹皮可以用來把生皮製成革。硝皮匠日常接觸這種樹皮，所以皮肉受到侵蝕。

③ 猶太人見面以 Peace (shalom) 招呼，是「你平安啊」，「你好啊」的意思。

④ 這一種小羚羊稱作 Gazelle，以眼睛光亮柔媚著稱。

⑤ 一種植物，在秋季與其根分離，被風一吹，成爲輕輕的一團團，在原野上滾。

「你爲什麼要回家？」我問那孩子，我老了，歲月像梳子似的在我身上梳過，我在想，我近來常常這樣想，爲什麼我們光榮的兄弟獨留下我一個？

「爲了要自由，」他哭哭啼啼地說。「爲了要自由……」

這時我就坐着一言不發，望着大廳那頭的擁擠的人羣。他們都在等我替他們審斷，可是我是什麼人，要替他們審斷？我憑了什麼？我爲了什麼？

「我們按照戒律^①，兩年後讓他自由，」我說，「也不要在他身上打火印。」

「那麼我付給商隊的錢呢？」

「算是爲你自己的自由而支出的吧，硝皮匠。」

「西門——瑪他提亞^②——」他氣得面孔鐵青，開口說。

可是我截住了他的話，大聲喝道：「我替你判定了，硝皮匠！你自己睡在臭羊皮篷帳裏是多久以前的事？你的記性多壞呀？難道自由就像件外衣，可以隨你穿上脫下嗎？」

「戒律上規定——」

「我知道戒律上怎麼規定，硝皮匠！戒律上規定，如果你打了他，他就可以要求自由！嘿，他現在當場可以向我提出要求——你懂我的話嗎，老弟？」

我就這樣審得火冒了，我西門，就成了這麼一個莫名其妙地大聲吆喝的老頭兒；當晚神廟內的儀式完畢後，我披起肩巾爲死者祈禱，覺着我眼眶裏噙着淚水，那是一個衰頹疲乏的猶太人的寂寞的老